

京门脸子

刘绍棠文集

刘绍棠 / 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刘绍棠文集

京门脸子

刘绍棠 /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京门脸子 / 刘绍棠著. —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8.5

(刘绍棠文集)

ISBN 978-7-5302-1773-3

I. ①京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21745 号

京门脸子

JINGMENLIANZI

刘绍棠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固安县铭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
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9.75
字 数 22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773-3
定 价 32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第一章

1

我出生在京东北运河边的鱼菱村，衣胞子埋在村外的柳棵子地里。

二百八十里的北运河上，有一片方圆左右十几里的扇子面河滩。河这边的鱼菱村、莲房村、柳伞村，河那边的绿杨堤，三十多年我写来写去，老是围着这几个村转。瞧不见家乡的烟囱和树梢，我就没了拿手，是个骑锅夹灶蹲炕头子的角色。

一出北京城圈儿，直到四十里外的北运河边，都叫京门脸子。我们鱼菱村虽然坐落在这张好大脸面上，却因地处连环套的河湾子里，也就不显鼻子不显眼。柳篱柴门，泥棚茅舍，村风民俗野腔无调，古道热肠。

人有名、字、号，这四个村也各有几个村名。那时八路军游击队刚到运河滩上，鸡毛信上用的是隐语，村名就更保密。河这边的莲房村，又叫烟村和山楂村；柳伞村又名细柳营，还叫柳巷子；河那边的绿杨堤，有时叫柳湾，有时叫小龙门。整个运河滩叫茑花沽，北运河改名龙蟠河和女萝江。鱼菱村的别名和代号更多，花街、鹊桥、燕窝、连环

套、罾罟台、星眨眼，变换不定。这是因为当年的八路军游击队常在鱼菱村安营扎寨，县政府和区公所的工作人员更隐蔽在鱼菱村的堡垒户里，昼伏夜出，不能不格外小心。多几个别名和代号便于迷惑敌人，免得暴露。

这些真真假假的村名，都曾出现在我的小说里。

没有成文的村史，每个村子的来历都是口头相传。鱼菱村三分之一是清朝王室跑马占圈的旗地，三分之一原是财主家的锅伙，外来的长工娶妻生子，安身立命，三分之一是大河上的客船、货船和渔船泊岸，船夫、纤夫和打鱼的搭起窝棚遮风蔽雨，日久天长也就形成了居留地。莲房村是逃荒的灾民聚居一处，年代其说不一。柳伞村传说是明朝燕王扫北带过来的移民，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。绿杨堤是京西潭柘寺的佃户，潭柘寺有多少年，这个村子也差不多有多少年。

鱼菱村风习，生下小小儿子是大喜，满月那天要请个算命先生相面、打卦、批八字儿。娇哥儿都起个丫头片子的奶名，命硬的就得认个干娘。

最有身份的干娘是大全福人。她上有公婆，娘家有二老双亲，中有兄弟姐妹，下有儿女子侄，男人身强力壮，顶天立地。大全福人的命相主贵，多么命硬的干儿子也克不倒她。可是，大全福人十分难得，架子很大，收礼很多，穷门小户认不起，小肉头主儿也舍不得花那么多钱。所以，他们收下的干儿子，大多数是财主家的少爷。不了解鱼菱村风俗人情的人，一见鱼菱村不少贫下中农老大娘，竟有那么多地主富农成分的螟蛉义子，便感到大惊小怪，也就不能不宁左勿右。

顶便宜的干娘，是那些年轻丧夫而又作风不大端正的寡妇。她们本

身就命硬，又是破罐子破摔，收下命硬的干儿子，也不过是铜盆遇见铁刷子，无所畏惧。她们收礼很少，而且疼爱干儿子；那是因为她们想到撒手归西，干儿子要给她们披麻戴孝，下葬时抓一把土，清明时节给她们添坟烧纸，她们也就不算孤魂野鬼了。

我是个娇哥儿，满月那天下刀子雨，竟没有一个算命先生上门，只起了一大堆丫头片子的奶名儿。男起女名，是为了以假乱真，迷惑阎王和判官的耳目，所以奶名起得越多越好。奶奶给起一个，姥姥给起一个，姑妈给起一个，姨妈给起一个，大娘给起一个，舅妈给起一个，只要是亲支近脉的长辈女人，都可以起一个。我除了有一位亲奶奶和一位亲姥姥，还有许许多多叔伯奶奶和叔伯姥姥，亲的和叔伯的姑、姨、大娘、舅妈也不只各有一位。因而，我的奶名不计其数；不但占全了金陵十二钗，而且装满了副册和另册，连我自己也不能一一报出来。自从有了个堂堂正正的学名，这些奶名便销声匿迹，正如姜太公在此，诸神都得退位。后来我学会写小说的手艺，便把这些丫头片子的奶名儿，分配到我的小说里的丫头片子们的头上了。

谁想，我的挨肩的弟弟落生只有几天，便抽了四六疯，谷草一捆，包裹一块蒲席，埋在了河边的乱草蓬蒿丛中。全家惊动，忙找算命先生；算命先生掐指一算，原来我是个吃独食的家伙；上克兄，下克弟，克得全家人丁不能兴旺。我是老大，克兄是不会的，克弟却要防止。而且，孤家寡人，寒霜单打独根草，自身也性命难保。贼走关门，犹未为晚，这就得认个干娘。

我家虽不是穷门小户，可也不是肉头主儿；上不上下不下，介于二者之间。打肿脸充胖子，给我认个有身份的干娘，不如精打细算，降格

而求，找个便宜的。于是，全家都想到西隔壁的艾窝窝儿最为相宜。

2

我家坐落在鱼菱村北口，算上左邻右舍，这一片只有三户人家。

隔一道沙岗和一块柳棵子地，才是大河，但是从大河上淌出的一条小河汉子，却路过我们三家的房后。怕河水冲刷土坡，我们三家在坡下栽满柳棵子，又沿着小河汉子栽蒲苇，绿荫合围，就像打起两道翠堤，圈上两道栅栏。

西隔壁的艾家，当家人叫艾踢蹬，我应该管他叫大伯，他给莲房村的大财主当腿子。可是，我落生的时候，他早已死了，也就不知道他是个子高，还是个子矮，生得俊，还是长得丑。只听说他也是长工出身，还会几路拳脚，只因他吃、喝、嫖、赌，又抽上白面，才被大财主收买，甘当走狗。他代收八百亩租子，吃二厘回扣，每过一斗，斗上都要冒尖，多收上半升五合，落下了骂名，佃户们背后都咒他不得好死。有一年，他到河那边的绿杨堤催租，看中了一家佃户的女儿，便强迫那家佃户将女儿顶租子，被他霸占下来。这个佃户的女儿比艾踢蹬小十几岁，村里人都管她叫艾窝窝儿。

艾踢蹬常常外出，很怕艾窝窝儿不守妇道，四面垒起高墙，墙头栽上枣核钉子，一棵伸出墙头的水蜜桃树，也被他砍下半边身子，防的是艾窝窝儿从树上爬出去，或是年轻小伙子从树上爬进来。黑漆漆的街门，挂着一斤多重的铁锁，门里还有一根碗口粗细的枣木顶门杠，把门卧着一条白眼圈的大黑狗。门外有人路过，白眼圈的大黑狗便汪汪吠

叫，艾窝窝儿只要挨近门口，白眼圈的大黑狗便又蹿又咬。谷老茬子大伯站在我家房顶上看见，艾窝窝儿在家里还蹓着脚镣，如果再戴上鱼枷，正像从洪洞县起解的苏三。

艾窝窝儿恨透了这个狼心狗肺的男人，她仿照艾踢蹬的嘴脸，缝了个小布人，七窍扎上七根绣花针。

这一年艾踢蹬又马不停蹄催租子，半夜回家，走到绿杨堤外的柳湾，被仇人打了闷杠子，扔进冰窟窿里；开了春才从河里冒出来，又被几条野狗撕扯得大卸八块。

艾踢蹬一死，艾窝窝儿便拿起斧头，把脚镣砸开了。又在灶膛里烧熟了一个大萝卜，扔给白眼圈的大黑狗吃。白眼圈的大黑狗咬了一口，烫掉了满嘴的尖牙。她拴一个绳套，套住了白眼圈的大黑狗脖子，又把绳子搭在院里老枣树的树杈上，坠上一只石砣，白眼圈的大黑狗挣扎了一夜，勒断脖子吊死了。她炖了一锅肉，分送各家各户；谷老茬子大伯一个人吃了一条狗大腿，喝了一葫芦红高粱烧酒。

我家院外，老槐树下有一盘碾子，杜梨树下有一盘磨。艾窝窝儿平日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磨米磨面，就牵着她家的小叫驴儿到我家来，还要借我家的筐箩、箩床和马尾箩。她有一张白净的瓜子脸，水汪汪的豆荚眼，却不抬眼皮，脸色冷若冰霜。又身穿重孝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心如死灰的寡妇。她的个儿很小，柳条儿细腰，力气却很大，小叫驴儿驮着一口袋谷子到磨上，她从驴背上卸下口袋，就像搬下一个晒干的草捆。我喜欢坐在她身边，看她来回扯动着马尾箩筛面，听她从鼻孔里哼唱着令人心酸的小曲儿。她吆喝那小叫驴儿不许偷嘴，不许停脚，清脆而又悦耳。磨完了米面，掏净磨眼，扫净了碾盘，净米净面留在筐

箩里，糠皮麸子装进口袋里，只把箩床和马尾箩还给我家，便把我抱到驴背上，头顶着沉重的筐箩，手牵着小叫驴儿回家去。插上门闩，顶上门杠，筐箩晾在正房西屋炕上，给小叫驴儿饮了水，拌上草料，拴在墙角落的棚子里。她进屋脱下一身黑，里边穿的却是水红袄儿。洗脸、梳头、净手，就给我做好的吃。

她怕我嘴急，一进门就拿零食堵住我的嘴。暮春时节，从菜园里拔几个红皮水萝卜；五黄六月，给我摘水蜜桃；入了秋竹竿子打枣儿；年根下吃糖瓜儿，粘住我的舌头。

鱼菱村的穷门小户，三九天为了省柴火，一家老小要并屋，有的三辈人同睡一条炕。只不过是以爷爷奶奶为界，男人睡炕脚，女人睡炕头；十岁以下的孩子不分男女，睡在女人那一边。家里人口少，还要找外姓人做伴，没出门子的大姑娘，爱找丈夫外出而守空房的年轻嫂子。我喜欢串百家门，又爱听故事，艾窝窝儿家的炕热，她说的故事令人入迷，我一到她家就粘在炕席上不想走，认她当干娘也就理所当然了。

认干娘也得挑个黄道吉日，这倒用不着找算命先生打卦问卜，只要翻一翻皇历，见到“宜动土”或是“上梁大吉”，就算是认干娘的好日子。大户人家认干娘，有一套繁文缛节，小户人家就不那么讲究了。干儿子给干娘送上一身衣裳，一篓子白面，两瓶子酒，一刀子肉，两只鸡鸭；有个长辈人陪同到干娘家，送了礼，磕了头，干娘回赏一顶帽子，一条兜肚，一双鞋，起个名字，就算大功告成了。

我家比艾家的门楼高，家里人不愿有失身份，就打发谷老荏子大伯带着礼品，把我送上门去。我骑在谷老荏子大伯的脖子上，谷老荏子大伯一手拎着小包袱和柳条篮子，一手箍住我的后腰，免得我东倒西

歪。走进艾家门口，只见干娘艾窝窝儿打扮得就像小车会的坐车村姑，高跷会的渔婆儿，跑旱船的采莲娘子，端端正正坐在堂屋的春凳上。我忽然又觉得，她的眼角、眉梢、脸庞、神态，很像野台子戏《二进宫》里的李艳妃。李艳妃是距离我们鱼菱村二十里的永乐店人，小家碧玉野丫头。有一年阳春三月，她爬上墙头折桃花，春光桃色染红了她的脸，正巧郊外踏青的老皇上从村外路过，远远的一眼就看中了她，打发七八个太监将她从黄泥墙上扯下来，扔在马背上带走了。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，只有这个乡村丫头生下一个大胖小子。她当上了娘娘，她爹也当上了国丈。我正看得眼直，谷老茬子大伯已经将衣裳、白面和酒肉递过去，就叫我磕头。我磕了几个头爬起来，干娘艾窝窝儿给我的脖子上挂上长命锁，穿上花草红兜肚，换上了虎头鞋，又给我起了个名字。她连叫我三声：“儿呀！”我又响又亮地答应了三声。然后，又连叫她三声：“干娘！”她答应得一声比一声高，豆荚眼里噙满春水汪汪的泪花。

干娘艾窝窝儿炒了几个菜，又打开酒瓶，留下谷老茬子大伯吃饭喝酒。谷老茬子大伯酒足饭饱，抹抹嘴就走，把我留下来；直到七八天后，吃完了那一篓子白面，才放我回家。

3

谷老茬子大伯是我的救命恩人。

他住在我家东隔壁的柳篱小院里，两间蝈蝈笼子似的小屋，一人一口。

鱼菱村的年轻子弟，到北京学买卖，到天津卫学手艺，十有八九熬不到三年零一节，就半途而废。谷老茬子大伯却与众不同，搭一条南下的大船，一走八年下落不明。他从拉纤熬到撑篙，从撑篙熬到掌舵。他不吃水上饭，跳到旱地上，也没有回鱼菱村，又在河那边的村村庄庄扛了几年长工。我的外祖父的那个村子种西瓜出名。村南村北，村东村西，四眼萧妃井。相传，辽国的萧太后，带兵进攻北宋的三关口，驻蹕通州境内，要喝甜水。方圆百里，凿得大窟窿小眼，才得到四眼甘泉井。一眼井供她喝水，一眼井供她沐浴，一眼井供她酿酒，一眼井供她煎汤熬药。后来，这四眼井的井水浇灌瓜园，西瓜个儿大，口甜，色、味、香在全县独一无二，名叫鞑子蜜。谷老茬子大伯在那个村子学会种瓜。我的外祖父是个私塾先生，他又跟我的外祖父学会识字。积攒了几个钱，二十八岁回到鱼菱村；我的一个姑姑正要出门子，陪送十八抬嫁妆，就把东院墙外的一块半亩小园卖给了他，还典给他三亩河洼地，农忙时节却又在我家打短工。他不但会走船和种瓜，而且还会唱戏，更有一身武艺。

村里人都夸他武艺高强，可我从小到大都没看见他卖弄过一回，也没见过他动手打架。我只见过他正月十五赶庙会，河上的冰像玻璃，扔下一个土坷垃，能砸一个窟窿；他却能把我扛在肩上，不慌不忙从冰面上走过去，玻璃似的冰面不裂口子。数九隆冬时节，冰冻三尺地裂缝，他却不穿棉裤和棉鞋，没得过一场病。收割的高粱地，高粱茬子像一把把尖刀，他能光着脚从高粱茬子上走一垄。这是我的耳闻，不是我的目睹。

鱼菱村每年挂锄时节，到外村扛长工的人要歇上十天半月；在北

京做买卖和在天津卫耍手艺的人，也都回家歇伏。春节前后，也是如此。于是，他们便串联起来唱戏。自由结合，各尽所能，会唱京戏的唱京戏，会唱梆子的唱梆子，会唱落子的唱落子。京、评、梆烩成一锅，忙坏了任劳任怨的蹩脚琴师，一把胡琴独当三面。至于行头，也不难解决。鱼菱村有会攒花、制鞋的工匠，冠盔、朝靴、玉带、头面都能拼凑出来。蟒袍虽然难做，却也有办法因陋就简。裁得高粱纸，画上图画，粘贴在长袍上，穿起来像不像三分样。他们或是在大空场上摆地摊儿，或者在土地庙前垒土台，紧锣密鼓，乱打家伙。琴师变奏，手忙脚乱。演员们并不要求配乐如何的严丝合缝，反正是各唱各的调儿，扯着脖子喊叫，各显神通就是了。乡亲们对于这种杂乱无章的一团混唱，戏称之为狗打架。这个自乐班，也就被叫作狗打架班。三个剧种哪有统一的本子？临场抓眼，随便对白，任意插话，使用的都是生动活泼、诙谐俏皮的农民口语，引人捧腹大笑，前仰后合。谷老茬子大伯是这个狗打架班的主角，每一回演出都是他的大轴。他只会演武打戏，每出戏只有两句戏词儿，上场是：“来将通名，咱的枪下不死无名之鬼！”下场是：“败将哪里逃？追！”整出戏的头尾之间，都是刀光剑影，大打出手。

我自幼爱听评书，也爱看戏；书瘾大，戏瘾也不小。谷老茬子大伯的戏，我最感兴趣。他和给他打下手的配角儿，手里都是寒光逼人、冷气森森的真刀，开打起来，刀碰刀冒火星子。我看得高兴，不许收场。“败将哪里逃？追！”谷老茬子大伯和打下手的配角儿，一追一逃下了台，我便哇哇大哭。于是，谷老茬子大伯又把扮演败将的配角儿追回来，从头打起，三上三下，我才心满意足。有一回，打了八遍我还要看九遍，那个配角儿忍无可忍，把刀一扔，扒下行头，大口大口喘

粗气，迸起青筋叫道：“老茬子，你倒会送顺水人情，我可不想陪你哄孩子！”

年过三十的谷老茬子大伯，还没有娶妻生子，谁家的小小子儿他都喜爱。他给我编鸟笼子和蝈蝈篓儿，捉一只鸟儿关在笼子里，过一天又捉一只，便放了这一只，蝈蝈儿也是一天替换一回。

那个年月，北运河的大土匪头子柳小五，受日伪招安，当上河防司令；天黑之后，却又命令他的队伍脱下军装，换上便衣，四处打家劫舍。大村的财主有民团，流窜的土匪打不进去，就绑小村肉头户的票。我家虽然只有五十四亩三分地，却已经是鱼菱村的一块肥肉。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几个土匪进了村，狗叫成一片，我们全家跳出后窗口，逃进青纱帐。定下神来，才想起我还睡在干娘艾窝窝儿家里。我是全家的命根子，土匪将我绑走，要想把我赎出来，这五十几亩地就得花得一千二净。正当全家急得半死的时候，谷老茬子大伯却怀里抱着我，身上背着干娘艾窝窝儿，也来到青纱帐里。

原来，谷老茬子大伯夜晚住在村外瓜田的窝棚里，土匪沿小河汉子贼溜溜摸进村口，谷老茬子大伯就紧跟在他们的后面。他虽然没有踏雪无痕的功夫，脚步却也轻如烟尘，土匪没有发觉他的影子。他一见土匪包围了我家，便想到我住在干娘艾窝窝儿家里，悄悄来到艾家院后，早地拔葱上了房，跳进院里。他的双脚还没有站定，从窗口飞出一把剪刀股子，他连忙藏头裹脑，剪刀股子钉在了泥墙上。

“艾窝窝儿！”谷老茬子大伯轻轻敲了敲窗户，“带着孩子赶快跟我走。”

“是你！”干娘艾窝窝儿按住怦怦乱跳的胸口，哆哆嗦嗦开了房

门，“你来了，我就有了主心骨儿。”

刚才狗叫得紧，干娘艾窝窝儿惊醒，一听就知道土匪进村了。她见我睡得很香，便自己穿起衣裳，手握剪刀股子，守住窗口，贼人进门，以死相拼。

这时，闯进我家的土匪扑了个空，就分成两路，一路冲进谷老荏子大伯的柳篱小院，一路乒乒乓乓敲干娘艾窝窝儿家的街门。

谷老荏子大伯上了炕，叫醒了我，低声喝道：“不许哭！”伸出一条粗大的胳膊把我抄起来，拢在他的怀里。又蹲下身子，叫干娘艾窝窝儿趴在他的后背上，搂住他的脖子。

艾踢蹬怕干娘艾窝窝儿招蜂引蝶，不开后门，不留后窗，也不要梯子。谷老荏子大伯怀抱身背两口人，纵身一跃，一只手攀住房檐的椽子，上了房从后坡跳下去，土匪也破门而入了。

跳下后坡，穿过一片小菜园，沿着柳棵子地里的羊肠子小路，谷老荏子大伯向他的瓜园跑去。忽然，我听他哎哟一声，只当他扭了脚脖子，那可就要被土匪生擒活捉了。

谷老荏子大伯疼得趑趄了几步，回过头气呼呼地问道：“你怎么咬人？”

“嚼碎了你！”干娘艾窝窝儿又在他的肩膀子上咬了一口。

这一问一答，被村口放风的土匪听见了，哗啦枪栓一响，喝道：“站住！”谷老荏子大伯拨马回头，猫下腰向一片青纱帐飞跑。叭！一颗子弹从干娘艾窝窝儿的鬓角擦过去，我吓得大哭起来。

谷老荏子大伯把我们送到我家躲藏的坟圈子里，很像从长坂坡突出重围的赵子龙，不但救出了刘家的阿斗，而且救出了糜夫人。

我受了惊吓，又着了凉，发高烧说胡话，昏昏迷迷又惊惊乍乍，噩梦中不是喊干娘，就是叫大伯，只得仍然住在干娘艾窝窝儿家里。我家又吩咐谷老荏子大伯，黑夜看瓜别忘了到艾家转一转；听我梦中呼喊，随叫随到。

这一来，干娘艾窝窝儿半夜虚掩街门，谷老荏子大伯三更来五更走。

4

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，谷老荏子大伯早就跟干娘艾窝窝儿相好。那时，谷老荏子大伯是大船上的舵手，大船在绿杨堤渡口泊岸，常到青纱帐和柳棵子地里跟干娘艾窝窝儿相会。干娘艾窝窝儿一心要嫁给他，他却怕拴住胳膊捆住腿，只愿做露水夫妻，不想明媒正娶。南下三个月，北返整半年，大船停泊绿杨堤渡口，干娘艾窝窝儿已经被艾踢蹬强娶霸占了。他悔恨交加，离开了大船，回鱼菱村又感到没脸见干娘艾窝窝儿，这才到我的外祖父的村子扛长工。这一年，我的外祖父从河那边到河这边教书，他给我外祖父挑送行囊包裹，到我家歇脚吃饭。一墙之隔，他很想看干娘艾窝窝儿一眼，正巧我家的灶膛堵烟，他便上房捅烟囱，看见干娘艾窝窝儿踉着脚镣，在院里喂鸡，心如刀割。过了几天，艾踢蹬就在绿杨堤外的柳湾被仇人打了闷杠子。艾踢蹬下了葬，谷老荏子大伯便回鱼菱村定居了。

艾家在鱼菱村是孤姓，在莲房村却是大户。一姓之中有个族长，都是年高辈大的老头子；族长是书面上的称呼，口头上的俗称叫大辈儿。

本姓的婚丧嫁娶，祭祖扫墓，吵嘴打架，分门立户，买卖家产，门风家规，他都过问。话虽如此，也还是看人下菜碟儿，欺软怕硬。对于本姓的财主富户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；对于本姓的穷门小户，便鸡蛋里挑骨头。

艾家的大辈儿，在柳伞村看庙，吃的是香火饭。鱼菱村、莲房村和柳伞村的善男信女，到京西妙峰山和京东丫髻山进香，他是带队的香头。这个老头子奇形怪状，穿道袍，挂念珠儿，剃光头却又留一条猪尾巴小辮儿。他天天三村转，一路走一路唱劝善的小曲；坐下来歇腿，围上一大群人，便说劝善的故事。听众都是小孩子，我也是他的听众。

他见我干娘艾窝窝儿家走出来，便问道：“小小子儿，你黑夜跟谁睡呀？”

我答道：“跟我干娘睡。”

“炕上还有谁呀？”他的眼睛贼亮贼亮，盯着我追问道。
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还有枕头。”

干娘艾窝窝儿在门里听见了，等他走后，把我叫回来，叮嘱道：“他再问你炕上还有谁呀，你就说还有你老人家。”

果然，过了一天他又问我这两句话，我就如此这般的对答，噎得他两眼翻白，脸憋得像秋霜打过的紫茄子，跑到我家告状，我饱尝了一顿皮肉之苦。

艾大辈儿是香头，我家也年年到妙峰山和丫髻山进香，不敢得罪他。

挨打没有几天，便黑夜闹土匪，我被吓丢了魂儿。秦王李世民杀了他大哥和三弟，又逼得他老爹让了位，他登基坐殿当了皇上，天一黑

就心惊肉跳，一闭眼就梦见大哥和三弟找他到阎罗王那里打官司，吓得他食不甘味，寝不安席。后来，军师徐茂公出了个主意，传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在宫门外站岗，一个提铜，一个横槊，大哥和三弟的阴魂进不了宫，李世民也就能吃能睡，心安神定了。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夜晚守卫宫门，白天还要上朝理事，日久天长可就招架不住了。又是徐茂公又想出了个主意，把全副武装的秦叔宝和尉迟敬德画在宫门上，也能起到威慑作用，这便是民间流传的门神爷。我有干娘艾窝窝儿煎汤喂药，又有谷老荏子大伯扮演门神爷的角色，两天退了烧，三天魂附体，四天就到街上玩耍去了。

刚出门就跟艾大辈儿窄路相逢。

“小小子儿，你昨天晚上跟谁睡呀？”

“跟我干娘睡。”

“炕上还有谁呀？”

“还有……”我怕他给我告状，又要挨打，只得一五一十，“还有老荏子大伯。”

我怎么能想到，这一句话却是告发了干娘艾窝窝儿和谷老荏子大伯。

本地有个陋俗，男人死了，出殡那天能不能入祖坟，要看他的女人是不是改嫁。艾踢蹬下葬之前，艾大辈儿阴沉着脸问干娘艾窝窝儿道：“你男人入不入祖坟？”干娘艾窝窝儿早就想离开这个恶狗男人，改嫁到谷老荏子大伯屋里，只是脸热口羞，低着头不吭声。她的老爹，虽是个受苦人，却是老脑筋，又喝了二两猫儿溺，粗脖子红脸地嚷道：“嘻！这还用想吗？我的女儿是好马不配二鞍，忠臣不事二主，烈女不